

## 世上最好吃的水果

□田耀东

五月,最好的季节。诗人说,枇杷黄后杨梅紫,正是农家小满天。去年暖冬,是枇杷开花的大年。五月到了,满树的枇杷就金黄了。本来这个时候,她会小心地一串串剪下来,挎到集市上去卖钱,顺便给他捎一桶米白酒回来。老头子没有什么爱好,就喜欢一口小酒。

小时候馋,去她家宅后偷枇杷,被她在柴门缝里窥见,打开门小声地说:“我替你摘。你毛手毛脚的,生的都扯下来了。”他垂手绞着衣角,低下头,像考试偷看同桌试卷被老师批评的小学生。她给他摘了一兜金黄的果实,把书包装满,说:“吃完再给你摘。”她身上有枇杷的甜香,小花衬衣凸了出来。

孩子刚会走路,她在屋前种下两棵枇杷树。低头红着脸嘀咕:“早知道你馋成这样,我才不和你过日子呢。”

日子像枇杷酸酸甜甜;又像天雨水煮的白开水,淡得没有味道,却也一天天过去。

孩子伤风就刮痧。一只康熙小铜钱蘸点棉籽油,呼呼地刨过去,小小的背脊上便铺满了黑色的公路。孩子痛得像剥了皮一样叫,出一身黏汗,热度就退了,只是不停地咳嗽。她摘一把枇杷叶,洗净叶毛放清水里煮开,冰糖没有就免了,逼他只喝红褐色的茶水,并不十分难喝,慢慢也就不咳了。

金黄的、大粒的枇杷总拿去卖;小的、被白头鸟啄破的自己吃,每年都能挣到零花钱。孩子偷吃几颗装作没看见,吃多了就吓唬他们:牙齿蛀了会很疼的。

长在城里的孙子却不吃他的枇杷,嫌它核多肉酸。那些洋水果他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。他呆呆地说,怎么可以不吃枇杷呢?世界上难道有比枇杷还好吃的水果吗?

女人仍然把枇杷挎出去卖钱,卖不掉就自己吃,牙齿果然一颗颗掉了。他想起小时候让儿女们少吃枇杷是对的。今天儿子、女儿唇红齿白,铁口钢牙,都亏小时候少吃枇杷。

这几年,儿女们嘱咐他们可以享清福了,他们的一点零花钱,儿子和女儿手指缝里少漏掉点就行了。

清福是什么呢?就是她忽然觉得胸口闷,去医院查了,医生叫她回家歇歇,想吃什么就吃什么,想到哪里看看就去看看,平时要多躺躺、多晒晒太阳。

桂花飘香时,枇杷含着饱满的花蕾。桂花谢完,枇杷开出满树繁花。西风凉、严霜浓,柿子树最后的红柿都掉光了,枇杷花仍然开得热烈。

她一天天瘦下去,屋里飘着浓郁的中药味。“为什么不给我煮枇杷叶呢?”她问老头子。老头子呆呆地不说话。自从她躺在家里,老头子酒也不喝了。半夜她醒来,会听到老头子深深的叹息。

假期里,儿子用车带她到附近转,进那种她一辈子都没去过的地方吃饭。听人说,这里吃一顿够她家里吃半个月,儿子却说很便宜——她瞪大眼睛看儿子付了多少钱,儿子一分钱都没有付,只顾掏摸手机,她才放了心。

老头子把电视调到旅游频道,拿毯子垫到花板床的靠背上。电视机一开,她就舒舒服服地上山下海,到处都去了,累了就闭会儿眼睛。“活着真好!”她赞美说。

精神好时,她叫老头子扶她到枇杷树下走走。枇杷树已结满豌豆大的嫩果,冬天的太阳暖暖地照在她虚弱的身上,脸像纸一样白。她把枇杷叶一片片地摘了一大兜,放在煎中药的电吊子里煎。煎得很浓了,才渗出紫红的汤,放下冰糖去——冰糖不稀罕,要多甜就有多甜。

老头子皱眉看着她喝,她喝得很舒心。那几夜,她睡得比枇杷叶汁都甜,连睡梦里都甜得流出泪来。

“记得偷枇杷吗?”她喘着问。

“就像昨天的事。”他含着泪说。

“小时候真好啊!我到那边去种枇杷树了,长很多很多果子,等你来摘!”

枇杷熟了,满树金黄的果子啊!



## 找回从前

□舒曼

“白颖啊,不是我说你,这种事,你就不该疑神疑鬼的!”白颖万万没想到,她实在忍不住心中煎熬,才和婆婆林春丽说了个事件大概,婆婆极不耐烦地打断了她的话。“何平这孩子是你的老公,他在婚后还被其他女人盯上,一是说明他确实优秀,二是从侧面说明你找男人的眼光很准。对不对?”急着去搓麻将的林春丽,反倒极不耐烦地怪罪起白颖,“白颖啊,都说‘自家篱笆扎得紧,外面野狗钻不进’,如果你说的这件事是真的,那么,你有没有想过,在这件事上你也有责任?一个做妻子的连自己的老公都看不住,还是不是一个合格妻子?”

见白颖不再吭声,林春丽转身走人,轻飘飘地对白颖撂下一句:“当然,何平那头我会和他说说的。即便是在外面玩玩而已,也不能不顾这个家,更不能当真。”

白颖一听,胸口堵得厉害。

深夜,丈夫回来了,身上一股酒气。什么是同床异梦?白颖心中悲凉:这才结婚三年,还远远没有到人们常说的“七年之痒”,自己的婚姻怎么就变成眼前这般模样?

白颖心中的悔,如浓雾弥漫。

那时,白颖的男友是郑军。可是,白颖父母听说郑军的家远在数千里之外的边陲小镇,家中还有体弱多病、靠他赡养的老父老母,一万个不同意:“爱情可以浪漫,但实实在在的生活离不开柴米油盐,那样的家庭分明就是个火坑!”

郑军知道,依他目前的能力,确实不能带给白颖优越的物质生活。他留下一句“珍重!”随后离开……

二

在父母满足和欣慰的目光中,白颖嫁给家境丰裕、事业有成、风度翩翩的何平。在白颖父母眼中,这桩婚姻简直完美无缺。

“进了我们何家的门,就要真正当好我们何家的人!”婆婆林春丽不冷不热的话一直让白颖隐隐不安,有时她会发现婆婆用冷傲的眼神打量她,似乎在提醒:你,还有你们家,是高攀了!

幸好,结婚之初,何平对美丽娴静的白颖相

当宠爱,白颖的心才不那么空空落落。但万万没想到,结婚才三年,白颖发现何平出轨了。她暗中悄悄跟踪盯梢丈夫,拍下证据。她想了又想,觉得有必要让婆婆知晓。可婆婆话里话外,却是在怪罪她没有看好丈夫。

在婆婆那儿受了委屈的白颖,回到娘家又对父母说明何平出轨之事。白颖父母听完,除了叹息还是叹息。

“有钱人家嘛,总是树大招风;再说何平也确实容易被外面女人纠缠,还不是他有颜值、有地位、不差钱?颖颖呀,要我们说,你就忍忍吧!”久久沉默过后,母亲开口。坐在一旁的父亲紧拧眉头,显然,他也一筹莫展。

白颖知道她只有依靠自己了。

三

“我们离婚吧!”当白颖将手头何平出轨的证据扔到桌上时,何平看了一眼,居然笑了。

“我是商人,就要在外交际的。这个女人关系到一桩好生意,不抓得紧紧的,怎么守得住?老婆,你要理解!”

“呵呵,明白了,明白了!做生意都做到床上去了。我知道,这一段婚姻是错误的,我在你们家也是多余的!道德也约束不了你!离婚协议书我放在你书桌上,请你空了签一下。哦,对了,至于财产分配,你就不用费心了,因为我不需要你们何家一分钱,我净身出户!”白颖一字一句说完,返身从房间里拖出两只已整理好的行李箱,再也不看何平一眼,径直而去。

“你再考虑考虑,我们是有感情的!”何平盯着白颖背影喊。

白颖头也不回。

离了婚的白颖终于在郑军老家找到了他。她万万没想到,在当地开办了一家电器经销部的郑军,一条腿瘸了!

“离开你后,我四处打工,赚了钱后回到家乡开了电器销售连锁店。”郑军迟疑地解释:“去年山洪突然暴发,我在拉一个小学生时,被不知道哪里冲来的一块石头压住了腿……不过,还算命大,没死,要不然再也见不到你啦!”

白颖“呸”了一声:“我在,就不许说什么死不死!”

## 令人舒服的感情

□Tutu

那天带着孩子在外面玩的时候,项链不知道什么时候掉了,沿路来回找了几趟也没找到。我非常着急,项链是过生日的时候老公送的,对于我们来说相当贵,对于我来说更珍贵。

晚上告诉了老公,他反倒来安慰我:“丢东西难免的。”大约看到我脸上一副舍不得的样

子,他继续说:“项链丢了,你不还有我这个挣钱的老公吗?旧的不去新的不来,你上次不是说看到谁家新出的坠子很好看吗?”

我想,让人舒服的感情大约就是这样吧。对方不会因为你失误或犯错而责备你、为物质惋惜,相反,他还帮你释怀。